



情人自白

甄 城 / 著

那
踏
踏
的
马
蹄
声

是
一
个
美
丽
的
错
误

我
是
过
客

我
不
是
归
人

中国青年出版社



EDG



90238481

情人

自白

甄 城 / 著



I247.5
3119

中国青年出版社

PB069/04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人自白/甄城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1

ISBN 7-5006-4132-X

I. 情… II. 甄…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84361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河北邮电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1/32 12.5印张 310千字

2001年1月北京第一版 2001年1月河北第一次印刷

印数:1—5 000 定价:19.00元

第一章

1

星期三中午，阳光灿烂。大约一点来钟，青山市一向冷清的欧陆山庄忽然来了批不速之客。一辆接一辆的豪华轿车，像一条闪光的巨龙，顺着蜿蜒的山道飞快地向前游动，很快便消失在一片茂密的小树林里。当车队再次闯进小李的视线时，已经出现在位于丽泽湖畔的幽雅的别墅区里了。

疾驰而来的车队，把正在巡逻的保安小李搞蒙了。他纳闷儿地想，一下子来了这么多贵宾，事先怎么没有接到上面的通知呢？

车队沿着湖边公路绕了半圈儿之后，最后停在了爬满常青藤的丽日阁门前。长长的车队，把一条新月形的街道占去了大半，最后那辆雪白的加长轿车停下来时，几乎排到了意大利风格的丽阳阁门前。随着砰砰的开关声和吱嘎吱嘎电子遥控锁门的声音，各式各样的汽车上开始陆续下人。小李拎着警棍站在路边，眨动着一双诧异的大眼睛，左看右顾，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

从第一辆黑色大奔里下来的是一个穿着背带裤的秃顶胖子。远远看去，他的头上闪着刺目的光芒，那个啤酒肚也很扎眼，像一口悬挂在腹部的倒扣着的大锅。第二辆银灰色的车是宝马，宝马的牌子响亮而富有人情味，出于对这个称呼和款式的偏爱，加上山庄里这种牌子的车不下十辆，小李毫不费力地便从那个风车般的圆形车徽上认出它来。

宝马上下来的是一个精瘦的中分头，个头细高，走起路来脑袋嘀里当啷，浑身就像一个快要散了架的木偶。第三辆宝石蓝色的车叫本田。本田的标志H挺像学校操场上的单杠，辨认起来也不费劲。它的主人是一个酒糟鼻，大块儿头，一下车就跑前跑后地张罗着，像是个带队出操的队长。往后依次下来的也都是些气宇轩昂、穿着笔挺的男人。他们的车有美国的福特、日本的丰田、德国的帕萨特和韩国的现代，小李都能一看即知，唯独最后那辆雪白的又宽又长的轿车，一时想不起叫什么。开那辆车的也是个大大个子，红脸膛，宽肩膀，走起路来虎虎生风。小李数了数，一共十八辆车，其中奔驰和宝马就各有三辆，够款够派。

2

男人们说笑着往丽日阁里走去。小李这才壮起胆子，把电棍别在腰里，小心地走近车队。从汽车牌号上可以断定，这些车都是私人轿车，显然不是什么高官显贵。当他看到最后那辆车体宽大雪白耀眼的车牌是09-9999时，心里不禁格登了一下。凭经验来说，小李断定，这个车的主人绝对不是个一般的人物，至少也是个有来头的人。

他围着这辆车前后左右地转了一圈儿，然后走到连接这条甬道的一座小桥上，靠着栏杆绞尽脑汁地琢磨起来。既然是私人轿车，为什么每辆车只有一个人，而且都是衣冠楚楚的男人呢？他感到迷惑不解，这些男人到丽日阁来找谁呢？

从年龄上看，这十八个男人至少是在四十岁上下。关于这一点，小李见人见得多了，心中颇有把握。别看他们一个个细皮嫩肉，保养得很好，但眼角的鱼尾纹和皮肤的质感，是怎么也不能同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相比的。

B座男主人的年龄虽然与他们相似，却是个连笑都不会笑的怪人，平常即使是同他走个对脸，他也会面无表情视而不见。一个

性格如此孤僻的人，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的朋友？简直不可思议。

莫非是找C座女主人的？似乎又不符合逻辑。C座的老太太孤身一人，也是一个不可理喻的怪物。这群中年男人都这把年纪了，绝对不会是光棍，假如他们是来看这个老女人的话，不带夫人和孩子，在情理上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小李一边胡想八想，一边盯着那群正在花间甬道上徐徐移动着的男人的背影。

B座的乳白色大门与C座的栗色大门遥遥相对。从大门走进去，有一段不长的甬道为两家共用。其实小李完全用不着瞎猜。只过了一小会儿，答案便揭晓了。那个一下车就前后张罗的酒糟鼻，手里拿着大哥大，一边同屋里的人联络，一边带着那群男人向左拐进了翠绿的芭蕉林，接着就跨上了B座门前的大理石台阶。

小李看到，他们连门铃儿都没按，男主人便西服革履地出来迎客了。寒暄声逗笑声顿时沸腾了一阵儿。小李觉得自己像个闷葫芦。有些事他实在想不明白，他想去问问小卖部的阿香。阿香同山庄里的住户们打交道的机会多，或许她能够帮助自己解开心中的疙瘩。

3

地处南国青山市的欧陆山庄，依山傍水，参差错落，是一座颇具规模的高档住宅区。山庄内的几百套公寓和几十套别墅，虽然早已销售过半，但平时来此居住的人却少得可怜。即使是周末也超不过三成。

据业内人士说，这种情况已经相当不错了。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些大城市，很多别墅区都整片整片的闲置，入住的人连一成都达不到，物业管理当然也就跟不上去，弄得客户怨声载道，诉讼四起；有的别墅区因闲置时间太长，几近报废。还有整片的别墅区被拍卖的个例。

相比之下，欧陆山庄的开发商就应该知足了。话又说回来，在

全球经济持续萧条的大气候下,不知足又能怎样?山庄管理物业的员工,已经由不习惯冷清与沉寂,到接受这个严酷的现实,早已心态平和,处之泰然了。在这种前提下,这骤然降临的豪华车队,尽管十分醒目,却没能引起山庄里的人们的太多的关注。当车队驶进别墅区时,只有一群正在玩耍的小孩子,追在后面边跑边喊地热闹了一阵。见小李晃着警棍从远处赶过来,孩子们便噢地发一声喊,立刻散得无影无踪。

丽日阁是山庄里最大的一座庭院式别墅。外围构筑了一道低矮的白色木栅栏墙,倚山的那面耸立着一个巨大的风车,荷兰风格遥遥可见。庭院里分列B座和C座两幢别墅,二者相距约五十米,中间还有一道两尺来高的爬满了牵牛花的竹篱笆墙。

位于C座这边的空地,是一个小小的花圃,由于小城所处的亚热带气候,花圃终年鲜花盛开,芳香四溢。B座那边是一块绿色的草坪和几十株错落排列苍翠欲滴的芭蕉树,每当晨风乍起或晚风轻拂时,庭院里便展现出一副韵味十足生机勃勃的绿浪竞艳图。

C座的女主人是一位体态轻盈充满活力的老太太。如果只看背影,不看她那张皱巴巴的老脸和满头银丝的话,你很有可能会把她当成一位十八岁的妙龄少女。

据物业管理公司分管丽日阁的管理员小刘讲,这位不苟言笑的老人,持有的是一本新加坡护照。在购置了山庄这幢别墅的第五天,老太太就亲自监工,开始了对房屋的整体装修。不知什么缘故,这套房子整整施工了两个月零十天,而且是日夜兼程,时间之长堪称山庄之最。负责施工的建筑队也不知老太太是从哪里请来的,那些工人一个个武高武大,穿着极讲究的明黄色工作服,戴着明晃晃的黄色头盔,纪律严明得像支军队。他们施工所用的各种机械和器材也极其现代化,可以肯定地说,持有这种装备的建筑施工队,在这座小城里是绝对找不到的。

这位老太太令物业管理公司的人感到新奇和吃惊的地方很

多,譬如,老太太所用的装饰材料全部是进口货,那些拆除下来的各式各样的印有外文的精美的包装箱,至今还能在保安队员们的床底下找到。这一点足以说明,老太太不是有钱,而是很有钱。

在装修期间,施工队还动用了重型载重汽车,清走了大量的渣土。小刘懂行地说,装修房子哪里会有那么多的渣土?像她这样鬼里鬼气神秘秘的,山庄里绝对找不出第二家。再有,这位老太太是从来不让外人走进她的房间的,即便是物业公司的职工,到她家进行例行的维护与质量检测,也只能在事先打电话通知的情况下,由老太太陪着草草地转一圈完事。

山庄的保安们也能进一步证实,自从老太太入住丽日阁后,除了能看见她在花圃里忙碌的身影外,很少见她离开过那座房子。她的日常生活所用,全部是通过电话向山庄里的小卖部订购,然后由阿香直接送到府上。

人们还注意到,老太太每周六必能收到一大束带根的白玫瑰。送玫瑰的是城里一家有名的鲜花店。谁也说不清这些白玫瑰是什么人送的。保安小李曾经试探地问过那个骑着摩托车送花的小白脸。对方的回答是三个字:不知道。老太太收到白玫瑰后,便直接把它们栽到花圃里,让它们与那些姹紫嫣红的郁金香们争芳斗艳。这种情况持续了大概有半年多,直到白玫瑰喧宾夺主,把山庄花匠们栽种的郁金香全部挤出花圃才告结束。如今,远远望去,老太太的门前犹如终年积雪,满目清凉,靠近些还能闻到它那略带点酒味儿的醉人的芳香。

山庄里没有几人能够说出老太太的姓氏。人们猜测她的年龄应该在七十至八十岁之间,对她的身世则就更是一无所知了。物业管理公司的花名册上,关于老太太的情况只登录着简单的一栏字:C座,王张曼丽,一人居住,新加坡华侨。

B座男主人登录的情况也十分简单:户主姓力名亮,职业栏上写的是作家,登记人口写了个3,但谁也没见过他的家人和孩子。

尽管如此,在凭借一些零星的印象去揣测 B 座的男主人时,人们的谈资还是要丰富多了。

这位留着一嘴浓黑小胡子的男人,入住比老太太晚两个多月。看上去,他似乎是个乏于交际的人。住进山庄以来,一向深居简出,只有每天黄昏,丽泽湖烁金泛银时,才能看到他嘴里叼着烟斗走出别墅,步履稳健地沿着曲曲弯弯的林间小路走向湖边,或是慢慢地散步,或是驻足眺望山光水色。

保安们议论说,那个怪家伙,一向梳着左分头,发型整齐,一丝不乱,远看很像一个闪着幽光的黑色头盔。他的鼻梁上永远地架着一副 K 金细框眼镜,身上也永远是西服笔挺皮鞋锃亮,人看上去倒是挺斯文,有一股子学究气。不过,对于物业公司的员工和山庄的保安们来说,他那张紧绷着的国字脸,究竟会不会笑,却始终是一个谜。

4

杂沓而凌乱的脚步声,打破了丽日阁庭院的宁静。不过,这些对于小李来说倒还无所谓,让他真正感到失落的是,从这群男人光临 B 座的那一刻起, C 座老太太的背影,就在他的视线里消失了。以后几天小李也没有在花圃里见到过老太太的身影。这自然是后话。

老太太的背影是和小李的春梦紧紧连着的。他几乎每天清晨都要利用工作之便,来到与花圃相距不过二十码的路边,痴痴地望着那个占据着他的梦境的轻盈而窈窕的正在忙碌的身影。有一点令小李大惑不解,在一次老太太转过身来时,他看到了一张奇老无比的脸,那上面的皱纹,简直可以同核桃媲美!那也是他第一次见到 C 座女主人的脸。他为此曾忿忿不平了多日,如此一具美妙的身躯,为什么会同一颗衰老而干瘪的头颅连接在一起呢?小李想,上帝在造人时,一定有打盹的时候!否则,人类中就不会有那么多

的不和谐。

当小李把视线再次从花圃拉回到B座的门前时,最后那位红脸膛的身材高大的客人,背影正消失在那扇乳白色的大门里。随着哐的一声重重的关门响声,丽日阁又回到了它那往日的宁静与神秘之中。

5

小李朝坐落在别墅区西北角的山庄小卖部走去,他要去找阿香。阿香是小李的情人,在麻脸老公的眼皮子底下,他们相好已经快一年了,那个整天喝得醉醺醺的家伙却一无所知。

从丽日阁走到小卖部,大约要十分钟。小李吹着口哨沿着山道悠悠搭搭地走着,拐过两个弯儿后,就能够看见小卖部塔状的红屋顶了。

阿香正在门外一辆红色的微型面包车前忙碌。小李老远就看到了她那件红底黑点的中式花褂儿和那两条甩来甩去的大辫儿。看到那熟悉的身影,他的心头顿时翻起一层热浪。

当小李出现在阿香面前时,她正要从车上往下搬一箱可口可乐。小李一把就夺过了她手中的箱子。阿香吓了一跳,当看清是小李时,才嘻嘻地笑着说,“是你呀!”

“麻子呢?”小李搬着箱子向四周打量了一圈,气哼哼地问道。

“谁知道他跑哪儿去了。”阿香随口一答,又冲小李嫣然一笑,一排小白牙和一对深深的酒窝,顿时浮现在她那张秀气的脸上。

“你不会等他回来再干吗,要是累坏了怎么办?”小李嗔怪道。

“嗨,反正也没多沉,早卸完了早踏实!”阿香说着,又要上前搬箱子,被小李拦住了。小李抓住阿香的手说,“你快歇会儿吧,让我来。”

阿香两颊绯红,一边抽手,一边向四周寻视着嗔责道,“看你,光天化日的!”

小李看了她一眼，没再说话，搬起可乐就进了屋。

卸完货，阿香把门带上，小李一把将她揽在了怀里。阿香慌里慌张地同他飞快地接了一下吻，便急忙推开他，手捂着心口说，“都吓死我了，快站远点，万一让我老公碰见就麻烦了！”

小李虎起脸，讷讷地说，“怕什么？大不了跟他打一架！”

“打架？就他那种人，不跟你玩儿命才怪哩。”阿香一撇嘴，对着墙上的镜子一边用手拢着头发，一边欣赏着自己那张桃花初绽的脸。

小李走到窗前，探头朝外看了看，又走回柜台前，然后忿忿地说，“真要有这么一天的话，我就跟他来个鱼死网破！”阿香沉了脸，一声不吭。小李自知这话说得还不是时候，立即又讨好地说，“我的好阿香，别生气，我知道这话说着还早点儿，但我真是这个心思。真的，为了你呀，我是什么都能忍的。你放心吧，我不会干傻事儿的！”阿香见他这么一表白，顿时满心欢喜地笑着说，“看你这个熊样儿，啰嗦个啥呀，就不会说点让人家爱听的？”

小李嘻嘻一笑，说，“那就问你个事儿吧。”

“问啥事儿，说！”阿香走到柜台里，靠在货架子上，双臂抱胸地把一双勾魂的大眼睛直勾勾地盯在了小李的脸上。她这么盯着一看，就像在小李那双浇满汽油的眼睛上轻轻地擦了根火柴，一下子喷出了熊熊的火焰！他瞪着血红的眼珠子对阿香说，“阿香，求求你，别这么看着我好吗？我都快受不了了！”阿香的脸一红，低了头嗔道，“瞧你这个熊样儿，还当保安呢！人家正儿八经的看看你，有啥呀，怎么就受不了了？”小李口中讷讷地凑上前，想去摸阿香的手，阿香往旁边一躲，“有事就痛快地说，别动手动脚！”说完又扑哧一乐。挑逗得小李真是百爪挠心，急得像是火烧了屁股。风情万种的阿香，很会让男人为她起急冒火，尤其是小李，每次见了她都心痒得不行。二人就这么对视着，身上都像过了电。过了片刻，阿香又嘻嘻一笑，小李才想起了刚才的话茬儿。

“哎，山庄里来了一支车队你知道吗？”

“那么大的动静，聋子才不知道呢！”阿香故意瞪他一眼。

“都是一水的名牌轿车，真气派！”

“再有派也是人家的，你瞎羡慕个啥呀？”

阿香这么一说，小李的脸就红了。一想她说得也对，便不去计较，继续着刚才的话题：“你知道车队去哪儿了吗？”

“谁家？”

“丽日阁的B座！”

“那家是不是有一个每天都叼着烟斗散步的男人？”

“对呀，就是那家！哎，你说这事儿怪不怪，那家伙平时孤零零的像个鬼魂，怎么会突然有这么多的朋友呢？”

6

“嗨，一个人有没有朋友，从外表上哪看得出来呀！”阿香老到地说。

小李见阿香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不禁有些诧异，“你不觉得这事怪吗？”

“这有什么呀，那个与他做邻居的女人才怪呢！”阿香把嘴一撇，显出一副见多识广的神态。

小李急忙问道，“那个女人怎么怪了？”

阿香把两条大辫子甩到胸前，用手指缠绕着辫梢儿，不紧不慢地说道，“怎么说呢，就拿这小卖部说吧，你看，从她家到这儿一共才多远？可人家连半步路都不走，总是打电话让我把货给她送上门去。货送到她家了吧，她连脸儿都不露一下。只让我把货放在门口的台阶儿上。我真想不明白，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娇贵得连脸都不露一下？”

“那她怎么付你钱呢？”小李诧异地问。

“嗨，这倒挺简单的，她呀，事先早把账都一样一样地算好了。

等我把货送到后，她已经把该付给我的钱装在一只信封里，放进了门前的邮箱。”

“那她怎么会知道你来了呢？”小李还是不明白怎么回事。

“瞧你这个土包子劲儿，怎么什么都不懂呀！她家的门上不是安着对讲机吗？我把货送到时，就按一下那上面的钮儿，里面接着就会传出她说话的声音。”说到这儿，阿香眨了眨美丽的大眼睛，神秘兮兮地压低了声说，“哎，那女人说话的声音又清又脆，听上去跟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差不多。”

“是吗，然后呢？”

“然后，我在对讲机里把货名报一遍，她便告诉我是不是多少钱？然后我就说没错，她就说钱已经装好信封放在信箱里了，信箱没有上锁，你自己取吧。然后再说声谢谢就拉倒了。”

“你真的从没有见过她本人？”

“算了算了，别提这事了。一提我就烦！”阿香说着说着脸就耷拉下来，小嘴儿撅得老高，“你说，有这样的吗？哼，简直是个小妖怪！”

“不，”小李立即纠正说，“应该说是个老妖怪。”

“老妖怪？这么说，她是个老太太？”阿香疑惑起来。

“不错，她确实是个老太太。而且是孤身一人。在她给门前的花儿浇水时，我见过那张老脸。”小李说，“你绝对想像不到，嘿，她那张老脸上的皱纹呀，横七竖八的多了去了，就跟核桃皮差不多！”

“真的？”阿香惊讶得大张着嘴巴，半天都合不拢。

“骗你干吗？不信，明天你起个早儿，自己到丽日阁去看看，她一准在花圃里给花浇水施肥呢。不过呀，到时候看见了那张脸你可别后悔。”

7

小李说完，见阿香翻着眼皮嘲笑他，便有些不自在起来，急忙

又换了话题说，“哎，要是让你一人住在那幢大房子里你怕不怕？”

“不怕！那有什么呀，就怕咱这辈子没这个命！”

“你就不觉着孤单？”

“不！”

“我可不行。要是把我整天关在那所房子里，我非上吊不可！”

“哼，我看你也没那个福气！”阿香故意地气他。

小李却一点也不生气，能够和心上人痛痛快快地聊上一会儿，真是件从头到脚都很舒畅的事，又哪来的气可生呢。他冲阿香憨厚地一笑，又长长地叹了口气说，“唉，什么福不福的。依我看哪，一个孤老婆子住在一所大房子里，摸哪儿哪凉，瞅哪儿哪空，有什么福气可言。我倒是担心，万一她要是死在房间里了，恐怕臭了烂了也不会有人知道！”

“人家死不死的我管不着，不过，我倒是挺为你担心的。”阿香说得兴奋了，把身子趴到柜台上，探过头来，在小李的脸上叭地亲了一下。

小李美滋滋地说，“替我担什么心？”

“怕你整天咸吃萝卜淡操心，把头发操白了！”阿香边说边捂着嘴儿乐。

“嘻嘻，只要一天不跟你在一起呀，我的头发就一天也不会白，除非咱俩白头到老！”小李说着，也在阿香的脸上叭了一下，阿香的秀脸再次红霞满天。

小李又问：“那女人还有什么怪的地方？”

阿香想了想说，“要是照你这么说呀，那怪的地方可就多了。她平时买的那些货样样都让人心里犯嘀咕。你看，”阿香指着柜台里那些属于年轻女人常用的小商品说，“这口红，这香水，还有这乳罩和这绣花内裤，她一个老太太能用得着吗？可也怪了，每隔上一段时间，她都要我送一些过去，还点着名的要这些名牌。你瞧，一瓶法国香水上千块钱，一条绣花内裤也要二百多。这么说吧，她就

是再有钱,买这些贵重的自己又用不了的东西,不是有病又是什么?你再看,还有这些小食品,”阿香走到食品柜台那边,指着里面的巧克力、话梅和棒棒糖说,“这些都是小女孩儿们爱吃的零嘴儿,她一个老太太一买就一大堆,莫非也喜欢吃这些零嘴吗?对了,还有这个,你过来看呀,”阿香冲小李一招手,随即从柜台里取出一袋日本豆,撕开一个口,往小李的手心里倒了几颗说,“你尝尝,看看费不费劲?反正我吃着挺费劲。可这种磨牙的玩意儿,她一周就要买三包,你说她这是在干什么?”

两人正聊得带劲时,阿香的麻脸老公喝得醉醺醺地回来了。一进门,他就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用三角眼斜睨着小李,嘴里还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像只怀了崽儿的大肥猪。阿香冲小李使了个眼色,示意他赶紧离开。小李把警棍拿在手里,也不打招呼,回头朝墙上看了一眼,拉开门出去了。他不想同这个混蛋纠缠。宁跟好人打顿架,不跟小人说句话,他就是这么一个爱憎分明的人。在出小卖部前,他是在看墙上的挂历。这一天是农历初五,皇历那栏里写着“诸事不宜”。

走在曲曲弯弯的山道上,小李的心里就像开了锅,怎么也静不下来。阿香讲的老太太的那些怪事,让他很费了一番脑筋。按说,这些事同他这个打工仔有什么关系,他犯得着为此大伤脑筋吗?然而,这就是小李。他刚生下来时村里的算命先生就说了,这孩子命硬,而且是个操心的命,一辈子都会忙忙碌碌,不在其位,也谋其政。

第二章

8

生活是一条山间的小溪。尽管它有时如同绢绸的丝缕柔软轻飘；有时又像跌宕的瀑布飞流直下；有时恰似漂亮的彩带倩影临风；有时胜过炸响的春雷惊天动地。但无论是宁静的儒雅的欢呼雀跃的悲壮的乃至无可奈何的，还是宏大勇武缠绵多姿一路高歌步步蹉跎，谁都改变不了它那执著前行的性格。

时隔一年，一天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里氏七点八级的大地震，使美丽的山庄连同它所在的青山市，顷刻间化为乌有！裂度达到了十一级的强烈地震，同时还导致了山体滑坡和湖水倒灌。震后的山庄一片汪洋，分不清哪是湖面哪是陆地。地势稍高处也是处处龟裂，咕嘟咕嘟地往上翻着黑水！天边不断地炸响惊雷划过闪电，雨越下越大。地震之后必定跟着瓢泼大雨，这似乎是一个铁的规律。

这场大地震发生的准确时间是在凌晨三点三十二分，仅仅比当年的唐山大地震早了十分钟，也是人们在梦乡中最痴迷的时刻。一位亲历过两次灾难的人士证实，历史是一位既拙劣又懒惰的导演，它甚至连改头换面这种小把戏都放弃了，直接把唐山大地震的全部镜头，用在了这部新片中：一道又一道骇人的蓝光凶狠地将天幕撕裂，紧接着便是大地乱蹦和摧枯拉朽般的疯狂摇晃。于是，那些平时看上去十分坚固的一座座欧式风格的漂亮别墅，顷刻间便

回到了图纸上。专家评论说,举凡地震的裂度达到十一或十二级时,一切人为的创造都将被彻底毁灭。让一座人口不足十万的小城市,承载十倍于它的灾难,其后果当然是用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的。不过,省城的《时报》对这场大地震还是作了如下的一番描述:

“位于震中的南国青山市转眼间成为了历史。昔日以风格独特豪华高贵而举国称誉的欧陆山庄,如今也在大地的呻吟中支离破碎,其状惨不忍睹。山庄入口处玉带形幽雅的会馆,分几处塌陷,丽泽湖畔新建的迎宾楼,与几十栋别墅一样命运多舛,巨大的身躯下陷坍塌,位于顶端的旋转餐厅斜刺里插进湖中,于滔滔黑水中显露出可怜的一角。附近的一座山神庙里的诸神踪影全无,实已潜身汪洋而放弃佑护众生之职责。山庄中最具特色之丽日阁的巨大风车亦已随风而去……”

当救援抢险队赶来时,东方已经发白,大雨仍在下个不停。抢险队员们穿着杏黄色的救生衣,划着橡皮艇,四处找寻着欧陆山庄。除了倾斜的建筑残骸与散落的瓦砾外,保安队驻地的那一排歪斜着没有倒塌的简易房屋,成了他们唯一能够确认的标志。

十几名躲在屋前高地上的面无血色的保安队员,至少有一半的人光着腚。这种狼狈不堪的际遇,实在是应该归结为农民们因贫穷而造成的某些不良习惯。在滂沱大雨中,他们就像一群落汤鸡似的,足足地被浇了四个小时!体质弱的已经在发烧;胆子小的只顾呜呜哭泣。当他们被拉上救生艇时,个别人已经连冻带吓地说不出话来。

小李起初也和他的同伴们一样,在大地的颠簸与摇晃中从梦中惊醒,然后下意识地窜出了工棚。他虽然只穿了一条花布短裤,由于体质强壮,被狂风一吹暴雨一浇,不仅没有生病,头脑反而变得异常的清醒。

他开始认真地咀嚼这场灾难,这也是他人生二十多年来的第一次经历。在狂风暴雨的洗礼中,他忽然领悟到,这回真的要感谢